論學酬答

原序

高子曰吾讀陸子道威論學酬答之書而不勝講學盛衰之感也夫道南一脉肇自梁谿正德中邵文莊主之萬歷中顧端文先忠憲同主之當其盛也四方來遊歲有大會月有小會士大夫莫不奉雒閩之教斥猖狂之說昌明之氣充塞宇內幾於千載一時及其衰也講堂拆毀羣賢竄亡東林為眾射之的黨人有株連之厯識者方歎瞻烏爰止於誰之屋乃倏而神州陸沈講學盛衰遂與國運盛衰相終始然衰則衰矣而河山寥闊之秋草莽單寒之士有起而紹絕學之傳闢大中之路與二三同志堅苦策勵者非道威實居其倡耶吾初識道威以脩復邵文莊書院至

吾邑猶謂道威儕於名流耳迨與之朝夕講究知其立志在千古同體在萬物以復性爲宗以格致爲功以敬靜爲養純一而非雜閩以來眞儒之學也學徵於言符於行道威之言其酬答諸子者雖經緯錯而波瀾浩然有片言而抉理奧者有累篇而抒積蘊者有委婉寫其同患之懷者有懇懇致其求友之誠者豈可襲取於翰墨哉道威之行雖不見之民社經綸然其孝友爲政師表爲模定居鄉之約賛先賢之遺行可券言者十驗五六眞吾鄉中任道明教之人也酬答之書已閱二十餘年道威之學必有與年俱進者吾豈敢以此編盡道威然道威亦惟身體之而日加精熟與諸子虛懷共勉焉耳昔象山之學近禪而詆朱

然有云今之害道者卻是閒言語又云學不至道穿鑿附
會如蛆蟲蟊賊此切中著作家之病今道咸之學闢禪而
尊朱其言皆有關係創者不鑿述者不襲著作非以求名
而名自歸之今春云暮道咸訪余於燈下歎曰今之爲眞
知之學者尚多爲程朱之學者甚少然則道咸其將爲程
朱之功臣歟當必有以辨之矣戊申端陽日錫山同學弟
高世泰書

予與梓亭生同里總角即相締結爲文字交且三十年爲
性命交亦二十年矣憶丙子丁丑間予與梓亭聖傳虞九
共期爲寡過之學每風雨晦明聯牀對榻輒相約曰我四
人外幸毋使聞知非好爲秘惜蓋以絕學久湮一旦興起

驟聞之者必多疑謗或反憐吾黨進脩之心也以故數年中雖里閈間朝夕共事者亦未深悉予輩所爲但時時目爲迂闊耳顧予與桴亭性好友每於四方傾蓋中得一二素心必互相告語交其人以爲快且私相誓曰吾兩人苟得志必盡交天下之賢者以共勉當世之人使之盡臻寡過之域庶幾吾黨共事之初心乎酉申之變予遯跡江漘所與居與遊者皆田夫野老學問之事置不敢道桴亭以貧故未能遠去城市歲歲授書里中暇則殫精著述囘念昔時雄心盛氣盡久已付諸周公之夢矣今年春偶過桴亭得閱論學酬答四卷乃桴亭門人舜光諸子所輯蓋桴亭平日與吾黨往復問答者予悉數之同道之侶已不下

四十餘人嗚呼百里一賢千里一聖豪傑挺生之士世固不可得而多有也昔洛閩諸賢生全盛之時遭際運會乃其所與同時往復者指不數屈而何有齟齬彼此之憂今桴亭伏處困厄而講貫互證氣水乳無間乃爾則繇此而盡交天下之賢者其心蹟之同又何足怪耶予雖懶拙願無忘共事之初心矣同學弟陳瑚識

原跋

此余舅氏與四方諸同志往復論道之書也舅氏自丙子丁丑之間不由師傳默契道妙考亭以來五百年之絕業一旦晦而復闢維時相與講貫切磋者確菴藥園二師及寒溪登善二先生外無慮一二十人烺少學於舅氏每從遊朝夕見舅氏與諸先生反覆辨論竊訝不知爲何事間或一覩彼此問答之辭則又益訝之以爲天地間不意有此種學問也稍長勉爾從事竊謂非常之業世所絕少此道自吾邑諸先生外恐未可更覓同志乃數年以來四方同道之侶聞風相質不謀而合者又無慮數十人此雖古人所謂南海北海心同理同而

吾舅氏之學詣精純足以孚契遠近亦可見矣每恨制舉累人未能日夕侍舅氏得躬親其盛今年戊子焜與舅氏諸及門共舉講會竊效切磋之義因請於舅氏凡自丁丑以來往復論道之書悉舉而錄之彙爲一帙分爲四卷命曰論學酬答以公同志一則觀道術往來針鋒水乳之妙一則觀海內大君子虛心論証之樂凡我同志庶幾其共興起乎雖然猶有恨焉吾舅氏相與論學蓋同邑諸先生爲多凡朝夕過從風雨聯牀此問彼答天機互發無非精義入神之言然皆出口入耳未嘗筆之於書焜等從旁竊聞緒餘又不能如程朱之門人各紀所聞以志不朽蓋旋得而旋失之者不知幾何矣

此酬答一集特千百中之一二也同志者取而讀焉亦識其大凡可耳若必欲觀其全則有舅氏之思辨錄在
門人許焜舜光氏謹識

自敘

予性頗好友一日之閒讀書之暇非得良友快談則悵然不樂然又不喜濫交自素心晨夕外蓋寥寥無徒也顧每於千里百里之遠時復得一二知已大率不過數人而已數人之中或遠或近或至有未識面者相契甚瀰閒一往復惟講學論道外此無所言所得手筆不敢輕棄皆緘置一櫝每風雨寂寥夜深人靜輒一展誦以當思慕邇年遭亂鄉城僕僕亦必以此櫝自隨蓋念世變反覆良友聚首未可必得對此似對良友也變既稍定吾邑知已幸無恙至遠方之友則音問不能遽及有不勝存亡之念焉披覽之餘予甥舜光見之請錄爲帙且并錄予之往復者命曰

論學酬答以示同志嗟乎余之往復此何足言惟是吾友簡牘藉此不至散逸以重吾過是亦余之志也論學云乎哉桴亭野人陸世儀識

論學酬答目錄

卷一

卷二

太倉陸世儀桴亭

與陳言夏論動靜書

前夕與三兄論道各言所得聽者忘疲坐者忘倦較前三月朔之會殊覺不同日來靜處書齋頗有自得之樂因思吾兄所慮殆字未去此病在認動靜未眞每每離動求靜主人不來盜賊愈熾先儒所云破屋禦寇非虛語也十五日晚再晤吾兄云循弟動靜之說求之覺殆字已去一二又云持咒似與儒理相悖此吾兄學問得力之候所謂悟生于疑者也而言下未能決然是猶在交戰之際則請得再明動靜之說夫動靜非一端也有身之動靜有心之動

靜何謂身之動靜作息是也何謂心之動靜心不靜便是動心不動便是靜不在念起念息上討分曉如一念未起此今人之所謂靜也而或茫無所著恍忽飄蕩入於空冥或著於一處如司馬君實想個中字此名雖爲靜其實是動一念既起此今人之所謂動也而不逆不億湛然先覺出應萬變因物付物行所無事此名雖爲動其實是靜故凡民之身有動有靜凡民之心有動無靜君子之身有動有靜君子之心有靜無動此處煞有分曉不可混混放過前夕弟主卽動求靜之說吾兄必主靜中求靜夫吾兄之所謂靜者將在身乎將在心乎將以身之靜求心之靜乎將以心之靜求心之靜乎如以身之靜求心之靜則是身

動心便不靜了如以心之靜求心之靜則靜矣如何求只求便是不靜看來都無是處故中庸說已發未發是指出路頭與學者認著不是截然把作兩段說戒慎恐懼亦是指出常惺惺法與學者此心作主不是要學者於未發中無守定個未發模樣來宋儒羅豫章所學得伊洛之正常教人靜中看未發氣象李延平亦教學者靜坐澄心體認天理此二先生之言固無可議然予謂靜坐二字終是有弊工夫到後或者不妨初學如此未有不流於禪者且如孔子就一坐字觀之席不正不坐此其常也次之可想溫威恭一節至於燕居則申申夭夭行住坐臥渾是天理靜固靜動亦靜何嘗打疊工夫做了動一邊又做靜一邊如

今世道學垂眉趺坐者且弟於靜坐二字固嘗歷試之矣初學禪持咒攻學內養守規中攻學理學想未發景象與司馬君實中字暗合其始亦甚殆其後漸進似安然終無所得及至讀論語以思無益節乃知從前工夫大都非是夫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豈非所謂靜坐者乎其爲精勤不息當更甚于今之參禪打坐者矣而孔子以爲無益此非孔子思之而不得必有卽得之而孔子不爲者然則孔子思之以爲無益而吾人必以爲有益其亦悞矣吾兄試思靜坐時能不食不寢乎終日終夜乎卽不食不寢終日終夜能勝於孔子而得益乎不能也既知其不能既知其無益而持疑兩端終不能決何爲也孔子曰以思無益

不如學又曰思而不學則殆吾兄旣慮殆字奈何不講學字故弟以爲靜中求靜不若卽動求靜卽動求靜是學之之說也要知此身動靜無常此心不可一刻不靜靜者安乎理之謂也未發安此天理旣發安此天理無事安此天理有事安此天理久久純然天理爛熟雖千變萬化總名爲靜試觀之天天體無爲至靜也而其行健則未嘗不動是知天之靜處正在動處若天離動而求靜則塊然木石矣人離動而求靜又與木石何以異况乎人終不能爲木石有性命則有心思此自然之理聖人使人閑邪存誠故從之者臻於神化而不覺若邪念正念一槩遏抑使不得伸勢必潰决而起不可復制此殆之所由生也吾兄欲去

殆字幸致力於學隨事隨時使此心有主不入恍惚殆字將不求自去不然不學而求去殆字將愈求愈殆終身不復能得靜矣俟一月之後工夫再進弟又將與吾兄言儒佛之辨

附言夏答詩

上帝生我躬賦以聖賢質云胡聖賢質與世胥及溺異學日紛糾墮彼空冥域昨死今日生賴我良友力倡明格致功（時先生著格致篇）萬里皆歸實絕學一以興發憤思忘食奈何道心微人心易相易牛羊悉踐履萌蘖亦無及念茲存養艱旦暮恆惈惈我思古賢人寸陰且云惜賤齒二十五兄年二十七流光彈指間四十與五十此時

何無間我生又何益君子憂終身聖人貴時習厥功惟
自強學問無終極得門升其堂升堂入其室願言相砥
礪蟲哉共無斁

答漢陽黃赤子論學書

來書云弟雖知向學而嗜慾境會不能自主此中千起
百伏歎無了期洎見嚴友輒復警策以此不敢終於暴
棄丙夜午寤虛靈炯炯更無回避自念惟一恆字可以
終身唯一獨字可以徹天徹地世界紛擾都是自心救
過若果人人皆有此意萬事更無險阻仁兄立志篤用
力勇入德粹眞今日麟鳳弟一見即下拜由乎至誠非
飾辭也數日赴貝友招不得悉披再誦黯然從醉夢中得

一二語便如冷水澆背不知世人何以不好眞吾道大憂耳元夕早起爲仁兄作數弁語自知浮論存吾嚮往正與近人藻苑詞場獵響有別但此事聖人爲之尙無窮訖何况下學弟即反覆亦當自勵望仁兄張皇絕學爲世道攸賴若果不棄竊弟受病何在明以訓我仁人之誼或無殊視弟根不劣淸夜自信生平無欺人之事惟自欺處自蹈自知耳應接無暇草佈懷抱惟仁兄其終教之

自獲晤仁兄喜不寐者三四夕矣此非獨喜得知已兼喜天下多一有道仁人太平可復望也恨賤軀多疾不得時晤深用爲歉昨接台札適敝友在舍未及裁答罪甚罪甚

開函捧讀尊教獎愛過當感愧之私何可勝言繼又讀手
教指點道理明白痛快曠然爲斯道發蒙矣讀至終篇則
又勤勤懇懇問道於盲屬以道義相勉此仁兄若谷之誠
弟學實俱劣自治不暇豈堪效他山之攻然辱承知已之
問有不敢自外於切磋之義者仁兄平生得力在一恆字
獨字乃讀來札自謂嗜慾境會千起百伏則所謂恆者或
不能自主矣又謂自欺之處自蹈自知則所謂獨者或不
能自主矣弟竊謂恆字獨字終身可行然緊要處尤在一
敬字弟丁丑初志學時起手得力絕類陽明蓋從百千憂
患中逼發此心忽見得天人一理處不覺手舞足蹈自謂
工夫易簡直捷從此可一了百當迨彌造彌遠而益歎此

心此理之無窮極前此得力止是起手處全未是究竟處中庸有言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尊德性工夫一兩言可盡然道問學事莫非尊德性事學問有一毫未到則德性有一毫未盡未可謂一時悟徹便可袖手弄白日也所以六七年來時刻不敢放過出則與二三良朋講究德業入則服膺今古自書其平日所爲之善否稍暇則記其胸中所得以祈上合乎古人此非好爲勞苦朴拙之事亦以身心易縱稍一放逸則作輟之弊自欺之病勢必由之耳吾人一身動關天下弊病一生其患豈特吾身而止哉苟或作輟則天下必有受其缺陷者苟或自欺則天下必有受其蔽曠者由此而汩沒由此而欺人所謂無微不著者此

之謂也仁兄天資高朗一契翡翔道即洞見本源寔區壽東
之言豈能復有所加然仁兄自念志道以來心學進退可
得而悉數乎平生講論道義相與友善而切磋者幾何人
理氣心性之微幽明晝夜之故與夫古今井田學校之大
兵刑水利之繁能一一核實講求瞭若指掌歎三代以還
禮樂廢壞聖賢遺書十亡八九其能綴輯整齊使後世復
覩三代之盛者幾何種也苟或能之則所謂恆字獨字之
功不期嚴而自嚴其或未能則竊恐日求其恆而恆者未
必恆日求其獨而獨者未必獨也仁兄積學之士弟竊願
小儒不足窺萬一輒敢進言及此亦以天下有道之士不
可多得吾輩學問進一分則世界人心有一分受用吾輩

學問減一分則世界人心有一分陷溺其所關係誠有非淺鮮者故敢自竭愚陋輒以敬字獻要之恆字獨字做得透即是敬字其間更不容饒舌瑣瑣屑言直土苴棄之耳迂戇之失幸諒幸諒至于弟足不出戶庭目不周四境淺陋無似其爲過失有不可勝道者仁兄倘施不屑之教其亦進而命之

答如皐吳白甫見聘書

來書云伏惟道威仁兄足下崛起東江串明絕學遠近英才皆將稟爲將帥素貴竊以神交有日願躬率諸門士裹其素業涉修路而從之奈弱子稗質有笈弗克負荷謹與齋戒發書請先生渡江而北使素貴有所發明

使諸弟姪門人有所興起而先生之教得以浸潤恢廣
於江北者未必非斯道之大幸也又聞言夏兄云足下
同志諸兄每當風雨晦明談道論世之夕未嘗不憫不
肖之索處懼其無與開導而至于無成也則今日者惠
然肯來未必非先生誨人不倦之心而與素貴爲善之
素志也先生其無讓焉

不肖某僻處海濱獨學無侶雖願學聖賢未嘗接海內大
君子之教自辛未歲得晤仁兄於殷重兄齋仰覩道貌凝
然山立令人敬悚退而胸中卽時時有一白耳兄繼又側
聞仁兄躬爲克己之學益不勝欣快幸德鄰之有助顧道
路修阻無由一聆巨誨己卯歲言夏兄入試南闈特託相

訪歸而述仁兄相戒之語至今書紳不忘每欲買舟涉江
就正有道而時會間隔不能奮飛夢寐之間未有不神馳
絳帷也今月三日忽接諭教開函捧讀過承獎愛重以師
席慚悚靡勝竊惟不肖之於仁兄雖未獲時聆神交固有
日矣相從論學實十年夙願豈敢固辭但今兹之役所未
敢即應者有三今歲初館閻氏賓主師弟誼甚相得情與
義俱不得辭一也老母在堂無兄弟可分奉養之責不得
經年遠出二也弱質多病暑月不任馳驅三也用是雖以
仁兄之命遲違數四終未敢决繼又竊念仁兄之於不肖
弟固非哀其貧困授之館穀使之得資膏火已也亦以不
肖弟微有志行欲進之左右勉其所不足而教其所未逮

耳仁兄諄諄而命之不肖弟遑遑而應之豈所以答知己乎弟自丁丑從事以來苟有微得卽退而劄記歲必成帙名思辨錄雖管窺未盡萬一然數年以來學問之得失進退大約於此可見矣僅命門人間書數則呈政左右倉卒簡錄前後多不相續其中紕謬甚多幸吾兄摘其瑕疵從容而教正之聘金藉手璧上俟秋深氣凉或可偕二三同志負笈造訪把臂快談以慰夙昔之望耳

與張受先先生論出處書

昨承先生手書索拙著匡時臆論及治鄉三約城守書三項以爲欲見諸施行此非爲某一人起見實爲天下生民起見誠甚盛德也卽欲星馳謄上而寒素之家乏人抄寫

又治鄉三約爲友人借去未審何處卒覓不得城守書自戊寅屬稿未及告竣因先君之喪而輟至今雜亂稓中卷帙頗多辛難應命止匡時贖論亦屬草本托友人馳上并小札一通未識曾達台覽否大約當今時事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可爲前擬議中所言止是饒舌根本只在一二事夫以先帝之憂勤勞瘁死於社稷而不得破格發喪比於春秋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之義猶然遵漢唐以來以日易月之故事則薄海內外之人心大江南北之士氣索然盡矣他復何言他復何言竊謂士君子處末世時可爲道可行則委身致命以赴之雖死生利害有所不顧蓋天下之所係者大而吾一身之所係者小也若時不可爲道

論矣夫法有不善則罪在法人有不善則責在人督撫非人此用人之責也非法之罪也若夫法之不善而有以致方鎮之不靖者則有之矣唐之藩鎮是也藩鎮之失在有督撫之權而更專土地之奉此其失甚於古之封建若愚所云云則督撫之任非猶夫古之藩鎮也凡縣邑之守令則有分土有分民兵農禮樂悉出其手如古諸侯之職至於太守二千石之職已止有分土無分民矣上而至於督撫其有分土無分民與太守同而何憂乎協謀致亂之云云也蓋太守者所以監縣邑而督撫者又所以監郡府其權主於察吏而不主於治民故雖所任非人而其失終不足以致亂是太守督撫即監司矣又何監司之足云大約

愚之意欲一仍本朝祖宗之制而稍變通之使賢者足以致治不肖者不足以致亂以求不失三代之微意而已非敢爲是古非今更變法令之所爲也其條理頗多未能悉舉使稍能成帙更當與吾兄議之耳

與陳言夏論易書

易者所以明天道正所以盡人事學易者當盡人以合天伏羲畫卦示其體也文周繫辭著其用也孔子贊易體用兼明然而四聖人之意嘗在於用蓋聖人作易本爲教人人之學易非用莫由知其體故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則知易是寡過之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全在於此自秦漢以來等爲卜筮京房焦氏流入數學易乃大

晦自康節發明而理與數始顯至朱子周易本義成分發數聖人之蘊而其用一歸於教人然後前此言氣數者適折入於理而不敢爭明興以來莫有異議然而以易名世者未之有此無他其賢智者以爲彌綸天地而不敢究其愚不肖者以爲卜筮而無事於屑屑也愚謂學易之道當先從用始繫辭傳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又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則知學易工夫全在事爲未感時沈潛玩索每閱一卦便當認其卦名辨其卦體相其陰陽總其大略前後左右象變辭占無不貫洽而後一卦之義出每讀一爻便當定其剛柔別其邪正考其位序審其偏中上下

四旁乘承比應靡有遺憾而後一爻之義全於是乃進參以己意設身處地上下古今揆其時勢度其情理而臆斷之何者是吉何者是凶觀其與古人合否以驗吾心體其合則天理之公也其否則人欲之私也公者存之私者去之用力既久心體自純出應萬變沛然莫禦不俟卜筮而知吉凶中庸所謂至誠如神也到得至誠已是全體太極大自天地陰陽細自昆蟲草木罔不具於吾心擡頭舉目無非易理未嘗求體而體自具故孔子繫辭十傳多言人事至說卦廣卦序卦雜卦縱橫闔闢無不如意此正以明用至則體立人盡則天見決無用未至而可與言體人未盡而可與言天者也故愚意欲學者學易專用力於人事

而天道則俟其自合用力人事而天道未至卽中道而廢不失爲謹行之儒用力天道而人事不修卽致極精微未有不墮於術數空冥之學者故特揭此願與吾兄及二三同志共勖之其以爲然否

答江虞九宗廟之制問

來問云宗廟之制同堂異室朱子所譏家禮所載蓋大夫之禮也宜三廟乃曰爲四龕以奉神主非同堂異室之說乎朱子何取爾也

聞之禮以義起又曰禮從宜使從俗故禮一也有出乎吾心之所不容自已者焉則義起之謂也有從乎時王之制而不敢易從乎時俗之宜而不必易則從宜從俗之謂也

儒者議禮則當考今昔之異制辨古今之得失一本於天命人心中正之則而不敢爲附會不敢爲雷同至於以身率由則惟一遵昭代而稍爲斟酌重輕權衡時勢使其足以稍存禮意而不至大倍於吾心則已耳夫祭之有廟其禮不自今昉也周禮宗廟之制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使文公而處周之世爲周之大夫則三廟之列也夫大夫之所以必當三廟者何也中庸或問之說曰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而生異宮而生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大夫之禮必當三廟而同堂異室之制自天子以至於大夫士皆不得行此所謂天命人心中正之則也此文公之所以議禮及此而俯

仰歎息不勝古今得失之慨也至不幸而生於宋而大夫三廟之制有不得行者矣夫何以不得行也宋循漢唐之舊而天子不知備七廟之制則以次而降而大夫不得反隆於天子其不得行者一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其不得行者二大夫三廟之制既不得行而同堂異室之非有終不得而伸其說者矣則文公之制家禮曰爲四龕以奉神主所謂禮從宜使從俗遵時王之制而不敢易者也知禮以義起一本乎天命人心之正而後可以觀儒者之議禮知禮從宜使從俗一揆乎時勢重輕之衡而後可以觀儒者之行禮禮一也儒者而生於三代之後則有能盡其知不敢盡其行者分在故耳不

然古者左昭右穆之制文公辨之豈不甚明而家禮祠宗位次之列猶以西爲上豈非王制有在而知可盡行不敢盡乎

答郁儀臣論學校書

來書云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及乎古者非人不及也學不及也其學不及者教不備也弟嘗論西漢取士之法最爲近古而其得人之效卒不如周者以周有學校之制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民而鄉黨又有鄉黨長正之勸故成材爲易漢當焚書之後人各是其學師各異其傳不知縱橫偏駁之論非聖賢大中至正之義也隋唐以來庠序雖作徒爲文具詞章偏重實行寖微夫

學而不能修已治人亦安用學哉其間不無挺生之豪傑思復古制興起絕學然一家興於學矣能必一鄉之從否一邑興於學矣能必天下之從否故作興之權斷自君相始而又得如程明道朱文公胡安定諸先生者爲主斯文之柄則一代同風之盛可幾矣弟向言以末俗之澆薄思三代風俗之美政如畫餅無救於飢若從學校做起卻又甚近意欲使學宮之講習即備朝廷六部之職業師門之授受即爲鄉國五教之儀型此思治錄中總頭路第一大事未敢即下筆向須仁兄教之

儒治之所以不同於吏治者只爲一起手便不同儒治從敎化上做起吏治從刑政上做起秦以前儒治也秦以後

吏治也其原本只在學校之興廢而已今夫人有欲爲梓匠輪輿者則其父兄必使之從遊於梓匠輪輿之師學爲方員平直而梓匠輪輿之師亦必儼然執規矩準繩而告之告之以孰爲方孰爲員孰爲平直三年而學就然後離師而遊執器而運則梓匠輪輿沛如也學校亦然欲使之修己治人則必使之學爲修己治人之道若何而爲格致誠正若何而爲修齊治平然後使之居得爲之位抒平昔之學三代以上之天下所以久安而長治者此道得也自秦夷滅先生學校之制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後世相沿雖制度代有變更究不出吏治二字則亦行秦之法而已垂於三代之制則未有能復之者使天下何由而覩作

人之盛哉况於制度之變更則尤有可慨者焉秦制學法令者以吏爲師秦特法令不善耳若法令而善則學而後入政猶孔子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至漢則不然雖有學校而無學校之制聽天下自爲學術而上之人從而舉用之故漢治最雜有用儒治者有用黃老者有用申韓刑名者然漢雖未嘗以學校教人亦未嘗以教法壞天下之人才也晉唐以後則又不然治天下初未需文章詞賦而教人學作文章詩賦至於學成而售矣則又使之委而棄之而用吾所謂居官之法律是學校之制三代善教秦不善教漢不用教而晉唐則又教壞人才而後用之也嗚呼亦可慨矣然則欲復三代之治非致力學校亦何以哉

所以弟向作治通只推原孟子封建井田學校三大旨而尤以學校爲致治之本正與仁兄同意而仁兄思治錄則又準今酌古使末世亦無不可行尤爲近裏著已拭目速成以慰飢渴

答陳言夏齋戒約

讀齋戒約可謂析理極於毫釐矣承諭再一商確弟考之禮書古者有事於祭皆先期十日戒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周禮太宰掌百官之誓戒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又祭統曰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所謂先期十日戒也祭統稱及時將祭君子乃齋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又曰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家語孔子曰孝子以

祭也散齋七日愼思其事三日致齋一日用之猶恐其不敬是古禮皆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無所謂散齋二日致齋一日之文亦無有無散齋而致齋者夫禮有隆殺古人精義之學當不如是或禮書失其傳亦未可知然不可考矣會典所載近於大略而一王之制不敢不遵恐未可以已出仕未出仕爲分別也弟謂吾輩齋戒凡會典所載如丁祭家祭之禮旣有定制自當一依會典其會典所未載而不可不齋戒者當一審於禮之重輕定爲私約以盡致敬鬼神之道如吾兄所議可也未識以爲然否

論學酬答卷一終

論學酬答卷二

太倉陸世儀桴亭著

與張受先儀部論學書

昨承先生之命以子虛先生一席之論尚未酣暢意欲諸友各爲問辭互相辨難以期歸一此誠學問要事然儀深自尋思竊有所不安儀嘗讀先儒語錄至鵞湖一會未嘗不踴躍思慕咤爲絕盛又未嘗不歎息追悼痛其開千古辨爭之門也蓋自世遠言湮天下萬世之望孔氏門牆而趨者蓋無幾矣其不幸而同趨之中又有異趨者焉自孔子秉鐸於上顏曾游夏皆出其門已不能必其一志而同科矣而况數千百年之遠學問師傳入門得力各有所見

其稍稍不同又何怪焉故愚謂友朋相遇當各言所得苟其所志同所學同所師傳得力又同則坦然傾竭而不敢少秘其私如或不然則亦欲然不自滿退然不自勝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以俟諸天下萬世之公評而已矣彼此互辨兩賢相厄豈所望于有道者耶姚江史先生念臺先生之高弟念臺今海內之所仰以爲宗師也史先生辱臨於敝邑下榻於先生之齋則又儼然有賓師之道焉儀以初學小子不知分量一旦欲與之辨析抗衡非惟力有所不能而揆之於理於分亦有所不可且儀于陽明先生之傳習錄亦反覆之有年矣每讀一語未嘗不踴躍鼓舞透心徹骨而獨于無善無惡之旨則至今有所未安昨略叩之

史先生史先生不吝教之而儀之所未安者猶故也使儀而必欲析剖於二者之間則何不取陽明先生之傳習錄而誦之讀之思之辨之而必沾沾於史先生之爲快乎昨鄙意已託子猶兄而致恐猶有未悉故復少陳其概幸先生諒之

答王周臣天命心性志氣情才問

來書云孔子言性言天命言心言意言志孟子又言氣言情言才吾身之所具者何若是其紛而不一歟豈無前後之分內外之辨動靜本枝之別歟在宋儒言之甚詳然純靠書本不於自身上理會終爲隔涉幸出所得以教我

昨讀性理見諸儒論心論性紛紛不一取譬繁多指意廣遠嘗竊歎之以爲輯書者當未是知道之人也夫性命之理孔子罕言聖門高弟所不得聞至宋儒始明白而析言之豈難於孔子而易於宋儒哉孔子不得已而不言宋儒不得已而言皆爲世道人心之防不可不知也夫人之心知未至而與之言則疑知既至而不與之言則又疑與之言而或出於雜則益疑孔子之時人罕有推究心性者此知未至之時也宋儒之時人無賢愚皆高談性命此知已至之時也知之而恐其或誤則不得不言然諸儒語錄多門人所臆記而書者其言頗雜雜則後學見之非惟用其心則致疑於前人將有無所適從之懼此皆主教者之責

而輯性理者殊貿貿弟故疑爲未必知道之人而吾兄來
札問及心性亦言書本末可全靠其與我同心哉精微之
理弟未及知然郎目前所見不敢不爲相知道也夫性命
心志意氣才情爲名雖殊然知之非難以諸儒之所詮釋
反而求之吾心合者存之疑者闕之然後從源而數如木
之由榦而枝水之從原而流可次第曉也夫天地之間蓋
莫非氣而其所以然之故則莫非理理與氣在天則爲天
之命在人則爲人之性性與命兼理與氣而言之者也夫
性與命兼理與氣言而宋儒專言理何也曰兼言理氣道
其全也專言理明其主也欲知性知天則不可不觀其全
欲率性事天則不可不知其主故衆儒言理而未嘗不言

氣在觀者自得之耳若夫心則又易言矣張子曰心統性情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二說皆得之而吾以爲皆未全張子偏於內邵子偏於外蓋心者合神與形而爲名且其所統亦非特性情并夫意與志與氣與才而皆統之故既有是性則感物而動喜怒生焉謂之情情生思維圖度謂之意意念專決謂之志志定而浩然盛大充於中不撓不屈見於外謂之氣有是數者而能擴充之謂才莫非心之所全則莫非性之所具也莫非性之所具則莫非天之所賦也而難知乎哉雖然知之非難用力爲難吾兄之所問雖未及於用力然弟又將言用力之方矣嘗攷之於書孔子言知天命言正心誠意子思言率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立命持志養氣稱名甚繁分途復衆此孰急孰緩何後何先以愚觀之葢莫急於知性夫性之微妙初學安能知然而不難也人雖至愚皆有四端之發見學者反而觀焉而能自見其四端之發見則所得乎天之理在是矣質雖至雜不過剛柔之過不及學者反而觀焉而能自辨其剛柔之過不及則所得乎天之氣在是矣既得所謂理與氣者是性而又求所以盡性則又反而思之理者人之所同也氣者我之所獨也從乎同則理至而氣從焉而日進以至於天從乎獨則氣勝而理亡焉而日流以汨於人是故君子權理氣之重輕而獨致力於其重於是有窮理之學夫窮理之學格致是也理在吾心而乃求之天下之物何也

日此儒者之道所謂體用合一而孟子之所以稱萬物皆備於我也一物不備不足以踐我之形一理未窮不足以盡性之量故君子之學能立命者以其能盡性也夫性未可遽盡而理可以漸窮學者有志於窮理則必事事而察之日日而精之時時而習之漸造漸進以至於極爲神爲聖莫非是也然而又非馳騖於窮大之謂也馳騖於窮大而莫爲之主則事至而紛糾事去而放逸雖有所得旋亦放失是故君子又有居敬之學夫居敬之學則誠意是也誠意之始由於不欺一善不敢飾一惡不敢隱至功夫再進則眞心發矣將欲飾善而自知恥將欲隱惡而自知愧至功夫又進則謹愼至矣幾微之善亦無不存幾微之惡

亦無不絕至功夫更進則戒懼生矣無善可憑而常惺惺
無惡可絕而常業業誠之至也敬之至也故中庸以至誠
爲聖人朱子以敬字爲聖門第一個字蓋眞見千聖相傳
止此一法有是法然後有以窮天下之理而爲盡性爲至
命可以卽此而造極無是法則爲異端爲曲學爲俗儒所
爲入於邪僻委瑣而不可救也故居敬窮理在聖人爲一
貫之學在學者爲入德之門卽此下學亦卽此上達初無
有二凡前此之所爲持志爲養氣功候既到則自然兼之
不必棄吾之約就彼之繁而意緒紛亂迄無成功也故弟
願與同志者約未見心性則汲汲於求知不可諉爲疑義
而不知既見心性則汲汲於求行不可徒爲空言而不行

必以自心有得爲主而性理諸書則輔之庶幾取益於書而仍不爲書所惑也弟之所見如此幸有以正之

答王登善漕河問

來問云今京儲告竭上下嗷嗷羣盜毀閘漕艘阻塞何法可使疏通稍紓目前之患

天下事爲之於未亂之時則易爲之於將亂之時則難然爲之於將亂之時猶曰可補救於萬一也至於亂形既成勢力俱竭雖有智者亦惟有束手待斃而已我朝建都燕京漕運江南神京億萬之衆仰息於會通河一綫取資泉脈則藉天時修治壩閘則藉人事二者或缺爲憂匪淺向者內寇交發之初有心之人未嘗不懷憂運道幸天祐國

家賊無大志潛出潛沒有同狐鼠故中原之城雖半摧於寇刃而淮揚山東一帶粗獲安枕此非賊不能窺淮揚山東亦以天祐聖明有以陰褫其魄而不敢遽爲啓疆之謀也大臣當此受國厚恩不思選擇大吏授以便宜扼兵淮黃屯田畿輔建儲貳於南國列大鎮於北藩而顧諂諭詘詘日爭門戶以至人事不修天災並起山東旱災連年赤地去歲運河無寇已自百方艱阻今者饑民四塞動輒數萬弱者爲強食壯者聚山林渠魁一呼雲合響應傳聞以爲破閘斷壩阻絕糧艘此雖未必盡然然而不可以不慮也今天下寇盜不下數枝而其勢若出於一獻賊破成都之險左革斷荊襄之衝李雲桀驁於青齊張楫突起於齊

泗或據險阻或斷要衝此其志不可謂小當此之時而欲清溢通河夷阻開險百萬之艘委蛇並進雖諸葛復生恐未能萬全無失雖曰海道可通而今之爲朱清張瑄者誰人雖曰間道可達而今之爲韓滉父子者誰氏惟有仰天搥心付之莫可如何而已或者邀天之幸賊間遠謀玉帛子女厭足而去仍巢英霍不襲淮揚則猶可幸濟於一時不然安驅中原羣醜並合襲淮揚之積聚方舟南來吾恐今日之憂不專在運艘一事也至於毀閘一事則猶有疑焉賊數被荒覦粟如寶無日不望運艘之至冀一飽枵腹方且修閘以俟其來而胡云毀也則傳聞之未確亦未可料也

答王端士周公封武庚問

來問云周公封武庚於殷其亦曾慮及武庚之叛歟先儒有言使舍武庚而立微子三叔雖欲叛而不從使舍三叔而用他人武庚雖欲叛而不敢此言極善何周公之見不及此也至流言方起之日周公卽辟居東都夫以周公身受武王之託有宗廟社稷之任何故流言一起卽飄然避去毋乃止避一身之謗而不爲天下計耶使管叔輩突起爲亂何以處之或謂周公實無居東之事其然歟否歟且管叔之志卽不如象之甚然豈無幾微見於平日之間而舜則能知象周公獨不知管叔何故況叛端既見何不曲思所以保全之既誅之後又不

聞有以郵其後而僅僅及於蔡仲此又何故凡此數端皆足以啓後人之惑者願一一詳辨之

予讀史至周公誅管蔡一事未嘗不喟然三歎見聖人所遭之不幸而因思聖人所處之盡善也處天下之事經與權二者而已經至於必不可用則惟權乃爲得經之宜故其行事嘗出於世俗之所不經見後儒不察每欲以常理求之是以疑駭並興而卒無以窺聖人之萬一也周公管蔡之事始於封武庚論者以爲周公之於武庚何不慮其叛而封之予以爲此失聖人之本意矣夫三代以上之得天下豈若三代以後之取天下力征經營猜防禁錮始則惟恐不得而終則惟恐其失者哉聖人以天位者四海之

其器必不可使一人肆於民上以亂天下之紀綱宗廟者一家之大事必不可使一姓匱乏祭祀以絕祖宗之血食故其父可誅則誅之非有心於誅之為天下誅之也其子可封則封之非有心於封之為祖宗封之也此其心如舜然鯀有罪當誅則誅之不以其子之故而不誅也禹可以授天下則授之不以其父之故而不授也武庚之當封在殷先王之功不可泯紂之血食不可斬不係乎武庚之叛與不叛無論周公不能逆料武庚之叛即使逆知武庚必叛而其時固不可以不封蓋武庚之封義不係乎武庚也而先儒以為使舍武庚而封微子則叔雖欲叛而不從使舍三叔而用他人則武庚雖欲叛而不敢意雖近似而言

則誠迂謬矣夫微子之封以其賢也至於武庚則殷先王之嫡嗣在焉豈敢以一人之無良遂絕數百年以來帝王之宗嗣乎故微子雖封武庚自不可以不封武庚旣封則雖舍三叔而用他人而其叛與不叛有未可以逆料者未可以事後之見而竊竊焉論聖人之行事也至於周公東都之避其事之有無皆不可知吾姑不論而專論其理當主少國疑之日流言四起雖周公之心自視無他武王宗廟社稷之託必不可諉而風雨之變未彰主上之心未喻使周公此時而必曰我心無他我先王之託不可諉則周公雖無有不利孺子之心而天下且見其有不利孺子之迹矣東都之避事之所未必有而理之所未必無者也卽

不幸而管蔡變起朝廷無人宗社傾危社稷覆滅周公終身負不臣之名至於老死而周公不暇計也蓋不利之語不足以汚老臣之心而不避之嫌則深足以辱老臣之行也雖曰爲天下之計大避一身之謗輕然使此時而周公不避則且不能保其身又何有於天下國家之可任乎故吾以爲東都之去未必有是事而未必無此理也若夫舜之知象周公之不知管叔則事不可同日語矣象之惡專欲殺兄則其至於有庳也不有於兄何有於其民此舜之所能逆料者也管叔之惡未聞其太甚雖或平日有幾微之見然豈遂忍逆矜其背祖滅宗叛兄弑主橫逆之罪一至於此耶故周公與舜易地皆然非舜偏智而周公偏愚

也即如焚廩浚井一事象方時時欲殺舜而當其憂則憂當其喜則喜舜豈於有庳則智於焚廩浚井則愚天倫之極變非天理之所宜有則非聖人之所敢料聖人之智能明於天理之內固不能明於天理之外也至於叛端既著論者乃曰何不曲思所以保全之嗚呼難矣周公之使管叔監殷也非有所私惡而使之也亦非有所私愛而使之也非有所惡而使之則固不得以私惡而殺之非有所愛而使之則又豈得以私愛而保全之也哉其使其殺皆爲先王計爲天下社稷計非爲一身一家計也蔡仲之命見於史書而不聞恤管叔之後或者戎首之罪管叔實甚不可見於先王則不必復存其宗嗣歟是不可知而要之聖

人行事爲經爲權雖其事或世俗所不經見而其心則萬世無不可共知者也而又何疑於周公管蔡之一事乎

答王石隱論一貫書郎呈介石先生及虞九言夏

來書云吾兄昨問忠恕二字何以便能一貫弟謂一貫全是在恕字上著力然不忠亦遂無恕故曰忠恕忠恕云者全是將自家一點實心推之天下萬事萬物莫不皆由此一理貫去更無二端所謂推之東海而準推之西海而準推之南海北海而準推之千百世以上千百世以下而準也一者理也貫者通也一理可通於萬物也忠者盡此理於已也恕者推此理於人也能盡此理於已而又能推此理於人則泛應曲當而自無不通矣

兄昨云從絜矩二字悟入極是親切絜矩者恕之道也弟兩年來悟境特闢進一層有一層境界樂不可道因想吾兄於此道了徹已久不知胸次間當如何浩浩落落光景

凡看書不但要書義明白是要身心明白亦不但要身心明白須是身心與書義融洽貫通身心即書義書義即身心彼此無間纔是工夫纔爲明白某自庚辰辛巳來悟得理一分殊當然所以然統體太極物物太極小德大德與夫常變經權亢龍有悔諸義便似於一貫微有所見與同志言輒好論一貫以爲一貫之義必如此乃得然間以已意質之一貫章徧觀註說更博採大全議論覺得身心與

書義多未融洽今年春與及門諸子講一貫章亦只是舉註說爲主雖略伸已意然未敢執以爲是覺此章書終是程子朱子之一貫非我之一貫閏四月念九日夜偶念及此因捨去集註而專求之正文心胸之間恍然若有所得乃知向來所見頗自不錯卽集註亦明明說出但語未透快故使讀者未能領略愚意貫只是通字通者不礙之謂也凡人未至一貫雖竭力躬行每有所礙竭力躬行者卽所謂隨事精察也隨事精察如行忠必主於極忠行孝必主於極孝此未嘗非是然未至一貫則行忠或以礙孝行孝或以礙忠又或行忠而卽礙忠得孝而卽礙孝行忠礙孝趙苞棄母全城是也行孝礙忠子胥鞭平王尸是也行

忠礙忠行孝礙孝則仲由荀息申生伋壽之類即如曾子其事親之孝可謂至矣極矣而芸瓜受杖則亦昧於大杖則走之義是即所謂礙也是即未能知其體之一也惟一貫者不然行忠則極其忠而不礙忠行孝則極其孝而不礙孝又行孝即可以通忠行忠即可以通孝即或忠孝不能兩盡而或主於忠或主於孝究竟忠孝俱得而忠不礙孝孝不礙忠此即所謂通也此即所謂泛應曲當用各不同而聖人之心渾然一理也繫辭有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朱子註云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行而無所礙處何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謂如一事而關係君臣又關係父子又關係夫

婦舉此則失彼無可或遺也何謂理之行而無所礙處蓋既看得定則權其重輕君臣重則從君臣父子重則從父子夫婦重則從夫婦只就一路行而此不礙彼彼不礙此故謂之通通者權也權而得中故曰典禮典者常也經也程子所謂權只是經也是即一貫之義也故學者隨事精察而不知一貫謂之知分殊不知理一謂之知當然不知所以然謂之知小德不知大德謂之知物物太極不知統體太極謂之知常不知變謂之知可與立未可與權謂之亢龍有悔既知一貫則理一分殊當然所以然小德大德物物太極統體太極常變經權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觸處洞然一了百當天地之間無復餘事矣至此者

謂之聖知此者謂之賢過此以往者謂之神蓋未有不知一貫而可與語聖人之道者也然門人未達而曾子告之以忠恕何也忠者立心之本也恕者所以求通之方也無立心之本則凡事不可成無求通之方則雖能成事而終無以入聖賢神化貫通之域故門人所問者一貫而曾子告之以忠恕忠恕者造一貫之階梯也朱子註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其於字義固得之矣然又曰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姑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發明則忠恕之於一貫似猶取其依稀彷彿而未能確有所謂也程子天道人道之言極爲精切而學者猶病其深微未能言下即了故愚於一貫之義前此雖已見及而胸中未能釋然者

一則註說未融一則忠恕二字未得一好註脚確然與一貫相通而不可易未敢執以爲是前夜獨坐猛思得大學絜矩二字是忠恕二字註脚所惡於上一節又是絜矩二字註脚就忠恕二字以證貫通之義猶未爲醒確就絜矩二字及所惡於上一節以想貫通之義則忠恕二字分明有八面四方玲瓏透徹之意學者未識一貫而欲求一漸造一貫之方孰踰於此既得此義心胸之間洞然如撤牆壁乃知前此所見未嘗不是註說未嘗不同至今日而身心書義始渾融無間然後方可謂程朱之一貫卽孔子之一貫我之一貫卽程朱之一貫而無彼此之隔也微有所窺不敢自私故以質之吾兄及介石先生虞九言夏彼此

論辨之間大旨雖未嘗不同而言各有異此章書眞義理淵海矣至於悟境時歡樂不可道則誠有之弟自丁丑迄今未可計數每至會心獨得輒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小小會心亦未足言惟於斯道中大頭腦處終年未悟一旦豁然或出之精思或得之無意此時快樂殆未可與不知者道吾兄亦頗能領略否但此等境界亦非一時一處正如登泰山至一峰則有一峰之勝自謂妙境已盡於此及更一峰則又輒復惘然因知此心此理之無窮盡若夫身登絕頂四顧豁然日月河山俱在眼底此時此際殆非人境一貫諸義庶幾近之矣顧知之非難至之爲難至之非難精熟渾化爲難弟之於此此亦僅窺其彷彿耳未敢

云知況於至之乎然私心之樂則有不敢誣者故因問而并及之

答王聖乘論學書

來書云伏讀思辨錄及周子朱子諸書學問淵源異世一揆蓋居敬窮理誠千聖入德之門自河東餘干以迨河南考亭無非此旨之爲拳拳仁兄拈出使後學知人手著力處此大幸也但以周子主靜恐後儒悞認或流禪寂爲說敬字未審主靜之指何居又何以開口說太極動而生陽將無謂動之本眞而靜歟靜而無動則偏靜而能動則無偏歟以靜爲靜則偏動而能靜則無偏歟程子又言若空空只守一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

也然則悞認靜字有弊誤認敬字亦有弊歟中正言其體也仁義言其德也故下止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仁之處物者也中正仁義仁字可包三者無欲故靜已含仁字之意否而註以四德配之是確見歟乾言仁坤言義敬以直內所以求仁可合論否歟弟向來反躬體認不敢冀自得處祇覺心體無向者憧憧往來之意第資稟庸闇無由庶幾仁兄學問眞積力久知至知終誨人不倦不吝教我年譜諸書送上心齋語似覺矜張仁兄以爲何如

時勢艱阻舉足成礙雖敬慕如仁兄不得時過一談昨接手敎又以目疾作楚未及裁答抱歉無似讀來札知仁兄

日來反躬體認心體與前不同無憧憧往來之意不覺欣喜無限夫吾輩用力進德大約只體驗二字體者體之以求其誠驗者驗之以觀其效今仁兄反躬體認所謂體也心體與前不同無憧憧往來之意此所謂驗也是眞切問近思之學曾之省身顏之克己其始皆由於此誠能進而不已希聖希賢固非異事敬羨敬羨來教又以周子主靜不如主敬之說爲辨豈弟思辨錄中固有此語耶弟已忘之然卽是言而觀亦非謂周子之靜爲非但謂後儒誤認或流禪寂耳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去孔子千百有餘歲開不傳之絕學弟嘗謂其資高於顏氏而功過於孟子豈敢輕議但靜不如敬後儒誤認或流禪寂之言不獨弟

言之程朱固先言之伊川之言曰只用敬不用靜朱子之
言曰但言靜則偏又曰程子是怕人不得他靜字意便是
坐禪入定此固先儒確有體認之言非虛言也且是言也
不獨先儒言之亦有先儒爲之而弊者矣陸子靜好言靜
其學稍流禪學我明陳白沙以主靜爲學其工夫本領往
往間雜入禪則知靜字中間容易藏躲禪家面目不如敬
字劈實始終顚撲不破是亦不可謂非一得之見至云以
其動而能靜故謂之靜則仁兄已見到本原精切處豈敢
復贅弟於丁丑歲答陳言夏書有卽動求靜之言卽此意
也來教又云靜字有仁字意若中正仁義只一仁字可包
三者又云孔門以求仁爲要敬以直內卽所以求仁斯敎

言者意雖近是而於字義及工夫次第猶未能分明透徹蓋靜者心之本體仁者心之德敬者心之工夫能敬然後能仁能仁然後能靜非靜卽是仁仁卽是敬也其若仁義中正一段議論在文公註釋太極固以之配金木水火卽以當仁義禮智然愚於此又不無疑義向者蓄積胸中欲與諸同志共一剖析而未得其暇以吾兄邃學秋冬之間未審得其決此疑否今未敢盡贅也

答海上宋子猶論思辨錄書

來書云前月別後手持仁兄思辨錄一編雖海天相隔恆如奉教函丈比時卽隨筆劄記欲有所就正於仁兄但以冗次詮釋又恐研慮未精未敢卽塵瀆清几耳因

念仁兄丑寅之間見地已如此及今所進又當如何鄙
入得隴望蜀未審并得惠教以慰飢渴否也小言二律
頗述向慕之私以求郢政亦望大君子弘毅致遠力荷
斯道以嘉惠來學可勝仰企時事艱虞來章業師近日
頗有訛傳兩候登善兄未得一遇悉其近耗深為憂懸
仁兄倘有所聞幸以見慰海外益無從覓信有鴻便寄
到舍甥處郎可示弟諒兄託契有素不為瑣瀆也

前聞仁兄曾過敝廬適以他出有失迎迓正欲趨晤而尊
駕又東棹矣從石隱齋頭捧讀台教又重以佳句感愧何
可勝言弟自丁丑初與虞九諸兄有志斯道極欲鞭策自
勵顧才質駑下竭蹶未能行與志違良用為歎仁兄高才

博學操行淳古不激不阿見道眞的誠當世有道君子也拙記思辨此平日講求體認蒞政師友者愧無堯夫百日靜坐之功竊效子厚終夜疾書之義顧學力淺薄罅漏百端仁兄不嗤爲妄謬反過爲稱許非鄙人求政之意矣丑寅已後雖歲有劄記以乏謄本不便郵寄統至來春類呈請教耳尊著周公居東辨識力俱絕讀之體用俱見足徵還養他日立朝決大疑定大事非兄而誰南郭先生頃已奉差抵家矣向來風聞俱屬妄誕然南郭之意亦將閉門講學終身於此進禮退義卓然不苟此行殆無悶然也時事乎黃不已總之不從宗社起見維南郭亦有言新法之禍吾黨激成則庸臣誤國之罪可勝誅耶拙著和彰議一

篇奉覽亦偶觸時事耳書生之見不足爲據幸教之

答顧殷仲體用問

來問云聞之聖賢之道體用合一故有一分體則有一分用大致然也未有有體而無用則未有有德而無業者堯舜之於孔子周程之於朱子同耶否耶以爲同則其德其業當無有異矣而宰我以夫子爲賢於堯舜後儒以朱子爲賢於周程將德與業俱過之耶抑置德而言業也如謂德業俱過則堯舜之不如孔子周程之不如朱子何在如置德而言業則是堯舜周程之學體多而用少而聖賢體用合一之道有未盡然也幸詳辨之

古今聖賢之道德與業盡之德者其體業者其用也有用

而無體內聖之學不成有體而無用外王之道不著故德未至大賢以上學不得正統之傳則體用未合者有之德至於大賢以上學得乎正統之傳而謂體用不合一德業未全備者斷斷無有彼堯舜之於孔子周程之於朱子此豈可以同異論耶其德其業載在詩書有目之士皆能言之不容復有優劣而論者每以孔子爲賢於堯舜朱子爲賢於周程者則固有說也尙論之說有二有以聖人論聖人者有就天下萬世論聖人者以聖人論聖人者觀其德以天下萬世論聖人者觀其功功者業之所爲也堯舜之業盛德配天無爲恭已可謂極帝王之盛軌矣然功止於一時孔子刪詩定禮集羣聖之大成而功被乎萬世周程

之業建圖屬書剏明絕學可謂極聖賢之能事矣然風氣初開信從者少功之及人者寡朱子裒輯傳註集諸儒之大成力量既大風氣復隆功之及人者廣故夫謂孔子賢於堯舜謂朱子賢於周程者亦就其功與業言之也然而非堯舜之有遜於孔子周程之有遜於朱子也古今聖賢蓋莫不有時焉堯舜有堯舜之時孔子有孔子之時周程朱子有周程朱子之時若此者聖賢豈有心而爲之乘龍御天時至事起迫乎勢之所不得不然則亦因乎理之所不得不有而已聖賢無心也當孔子朱子之時而欲爲堯舜周程之所爲則悖矣當堯舜周程之時而欲爲孔子朱子之所爲則又悖矣時之所在欲寸而增之不可得欲分

而滅之亦不可得乃或者以業之故而并譏及於德更譏及於體用之不合則謬甚也吾得之蘇子之論文焉蘇子之論文曰吾文如萬斛源泉不擇地皆可出若其平地則滔滔汨汨不知其幾千里也至於觸山赴谷則波濤自生夫聖賢之有體猶水之有源也用則其流也聖賢之所爲知行乎平地而已及其波濤轟起則觸山赴谷之所爲聖賢不知也論者顧以無觸山赴谷之盛而遂疑於水源之有虧則過矣故以孔子朱子而當堯舜周程之時固能任堯舜周程之所任以堯舜周程當孔子朱子之時亦能爲孔子朱子之所爲易地皆然無不合也善乎程子之言曰聖人不可以優劣論聖人無優劣又曰聖人功業無不盛

後人所論必自其尤盛者稱之合二說而觀可以思過半矣故謂堯舜周程之業遜於孔子朱子之業則可謂堯舜周程之德遜於孔子朱子之德則不可抑謂堯舜周程之業遜於孔子朱子之業則可謂堯舜周程之業卽遜於堯舜周程之德則不可而又何疑於異同之說體用之論乎

答曹尊素避亂書

來書云凡人處禍亂之世則思寍靜之時君子居寍靜之時當預思禍亂之日日者兵革紛紜災荒四見荆襄皖蜀之間騷繹連年山之東燕之南赤地千里流民載途炊人以食析骸代爨誠古今之大變亂也江南一隅稍獲安堵然而蝗蝻魃鬼屢亦相侵縣邑之被災者日

漸見告況東南浩蕩之區海寇出沒保無客歲之白晝出掠乎目今桂薪珠粒戶口嗷嗷保無亂民之乘釁而思動乎處其間者亦何可以常恃其無亂夫今日之罹禍亂者亦昔日寧靜之區也今日之寧靜者安知異日不轉而爲禍亂也倘不預爲之備一旦飢荒迫於前寇盜乘於後罹其災者玉石何分吁可不畏哉吾兄積學明理明哲保身之道必籌之有素然未知出何策以備於今日也敢請

禍亂之來在君相不可言避君相操治亂之權者也故人事盡則天命臻若在下之人事權不屬雖有盛德未必能挽回氣數故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

則隱君子未嘗不言避也卽曰縱不能同一方之災亦當免一身之咎然事勢亦有未可知者孔子不答南宮适意可見矣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上之人以修德撥亂爲避下之人以修德藏身爲避斯兩得之

答盛聖傳費隱問卽呈周俶文

來問云費者道之用隱者道之體用殊而體則一如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此用之殊也天必不能載地必不能覆何以又言體一歟豈覆之理卽載之理歟此又於何見之歟先儒謂凡事凡物皆當見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所當然是其用否所以然是卽其體否彼聖人之於道其所以然有未盡乎抑其所當然者

有未盡也唯明辨之

費隱二字分體用以道之可見不可見而立名理卽在氣上故曰費然卽氣求理又不可見故曰隱體一用殊所謂理同而氣異也天能覆不能載地能載不能覆此氣之異而天地皆本於太極故曰理同覆之理卽載之理於此可見也所當然不可窮所以然只是一一者原也不可窮者流也所以然正是體所當然正是用聖人之體可盡聖人之用不可盡故謂聖人能盡所以然而不能盡所當然能盡隱而不能盡費其說非誣也何也孔子不得位堯舜猶博施得位博施事之所當然也不能盡也而所以得位所以博施之理則未嘗不能盡也蓋當然之理隨時而見弟

子之時則有弟子之所當然大人之時則有大人之所當然堯舜之時則有堯舜之所當然孔子之時則有孔子之所當然欲舉而兼盡之勢必不能若夫所以然之理則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是道也萬化之本萬事之根也一徹則無不徹孔子語曾子以一貫朱子收奇功於一原皆此也故聖人能盡其所以然而不能盡其所當然能盡隱而不能盡費能盡體而不能盡用其說非誣也曰以聖人而不能盡用得無爲體病乎曰不足病也體在我者也用乘乎形勢時位者也得其所以在我乘乎形勢時位而時出之所能盡者則盡所不盡者不必盡不足爲聖人病也

答朱子猶論時事書

來書云南歸一別次日聞有便舟急欲遄返不得再候
仁兄一晤當日所談疑義至今爲耿弟到家後聞南中
之信稍紓海上得偃息旬日日來則警報屢至聞高兵
渡鎭江爲鄭兵所遏餘兵走通泰欲覓北洋魚舟以窺
江南當事者檄各總之兵以守福山謂遏其上流之勢
其實賊倘得漁人爲向導則自靖江以東吳淞以西無
地不可渡亦無地不可上不必福山也敝鄉之建議者
謂須得兵于山前沙堵截與狼福相望庶侵軼之路可
杜然非重兵不可敝鄉水師堅完者不過二十餘舟又
欲彼此分守大率成畫餠之勢矣南中之信有四月望
日都門來者云彼中風鶴處堂皆有之不識仁兄處所

聞更何如但上江之勢於我地頗緩若江北果有高兵則剝膚之勢矣而弟竊有疑者見近事所傳頗多不實欲渡江者果爲高與否而貴州鄉紳先生作如何備禦之說也如果爲高鎮亂兵則一到江南生民塗炭禦之於水中尤爲得勝算也陰雨連旬麥秋告歉而軍前急餉使者卽海上彈丸地飛檄且魚鱗下敲骨剝髓恆恐變生不測時事至此便無經濟可談亦更無功名之說縈懷弟輩益得閒曠近來并計較趨避之念亦不留胸中讀陽明先生傳習錄頗得醒快大旨在知行合一耳此亦考亭之意而其立言誠有過者乃傷於辨致良知之功用得眞切亦卽仁兄卽動求靜之旨何如果有合

否也亂世言學似迂亦似遠如以學爲盡性之業無問
治亂矣天官書精究亦吾儒分內事古之學者皆不廢
仰觀俯察仁兄博稽經史勒爲一書未必於用世無補
也弟長夏無事亦頗欲稽考而鮮藏書海上又無從乞
借未免掛一漏萬秋間到婁得從仁兄處領教殊爲便
也虞九人中諸兄進業何如晤間爲弟致意海天遙隔
惟冀便鴻不吝賜教爲感

前南郭一會正擬炎日與仁兄共析此疑而道駕遄返未
獲一證快甚快甚南中紛紜不可盡言北兵已駐瓜揚左
兵復攻池泰長江之險盡失安危大勢不待智者可知南
中歸人更言朝貴風流遠勝東山特未知八公淝水效靈

否耳吾吳切近之憂不獨高兵傳聞劉鎮亦欲南來但以愚料之北兵駐揚已近半月劉鎮海帆南下多不過數日迄今不至想有他說矣亦明者所可意度也敝邑綢繆之說斷斷萬無此事然弟亦正欲其無此事庶幾敵擾之先少一番兵擾耳陰雨壞麥雖可憂念但吳中積早已極得此少有潴水人馬不得馳驟未必非將來之幸吾輩趨避之私固不可擾擾胸中然爲道愛身亦當預計弟輩水田之約頗有成局仁兄能同此志否傳習錄既已竟讀又得知行合一之旨足徵進境又謂深明致良知之言與弟即動求靜之旨相合其果否未暇細論然弟以爲此正不必弟即動求靜之言乃爲言夏靜中求靜而發恐不善讀者

只管向動一邊又有因藥發病之弊仁兄既從此得力便可尋討向上不必於此言沾沾也弟平生得力止居敬窮理四字居敬是根本窮理是進步處主宰在此又時時刻刻尋討向上旣不走失又不放倒此千聖千賢無滲漏妙法此處得力便或出或處或默或語隨時隨地皆有個把柄凡知行合一致良知卽動求靜之類同異偏全舉眼便見若體認未到徒較論彼此雖同異縱見得影響相似處終未得其實用功不二法門也倉卒裁答不盡所言個中精義無窮須八字著腳用心狠做自能一一驗出弟亦不欲一頓說盡阻仁兄自得之妙天官書甚欲搜輯苦乏人繕寫尚無就緒近又覓得一二種亦可稍省手腳然正

費推敲也避地一事當今要著吾兄不可不留意水村讀
書社序一篇奉覽此弟鄙淺之見未必能竟免禍亂然
一時君子皆萃此土卽兵革之禍無地可避或天眷善人
爲世界人心留一方遺種未可知也草復不盡

論學酬答卷二終